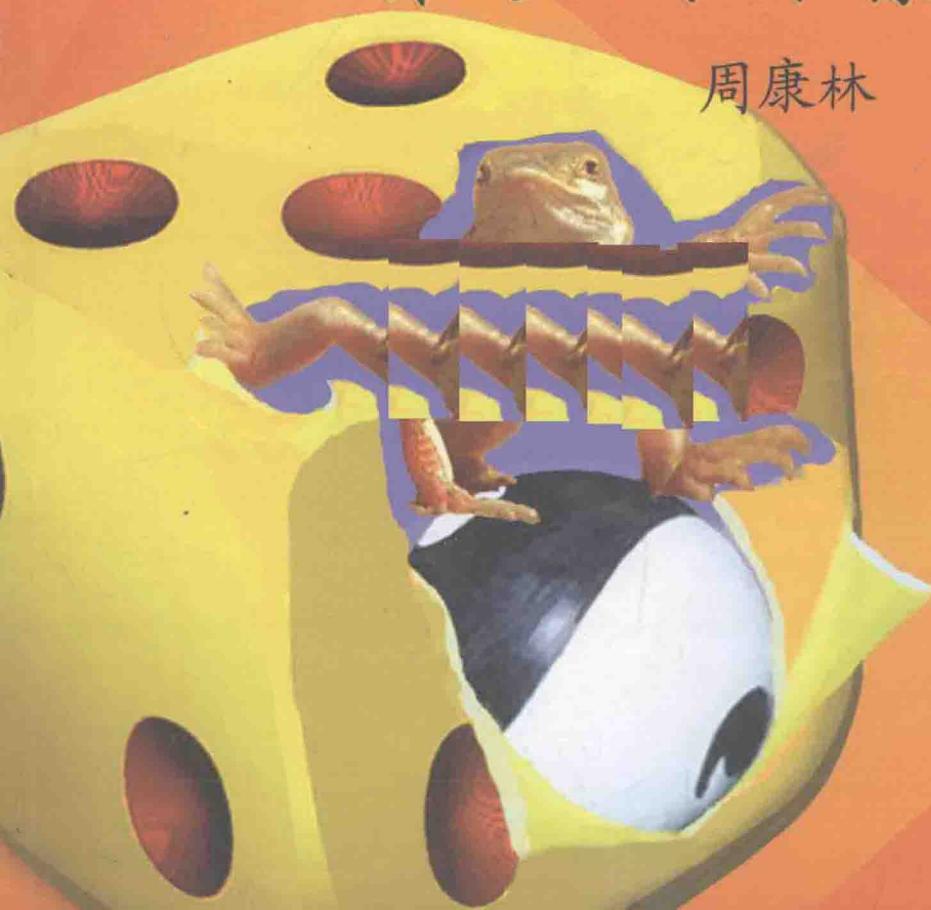


上帝的骰子

周易 · 笛卡尔坐标 ·
六维空间体系

周康林 著



上帝的骰子

周易 · 笛卡尔坐标 ·
六维空间体系

周康林 著





上帝的骰子

——周易·笛卡尔坐标·六维空间体系

周康林 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安徽仁达印务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2013年11月第一版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978-962-450-5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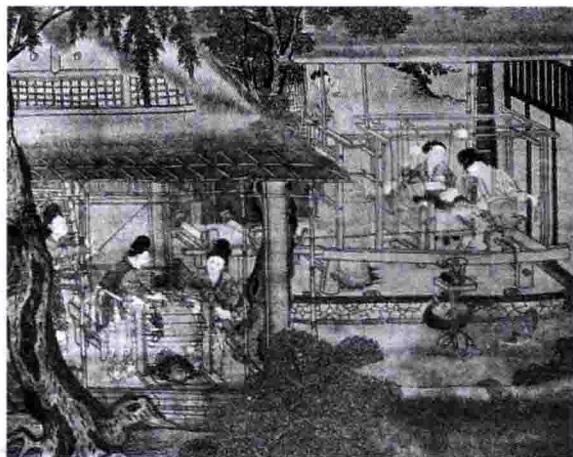
定价:6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有质量问题,可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尤其对每一位愿献身发明与创新的国人来说，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虽然仰慕西方的牛顿、诺贝尔，却不能菲薄自己的张衡、李时珍，须知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仍傲立于世界之林，正是因为我们拥有纵横五千余年的文化根本。



古代织布图

目 录

第一章 开场篇:纺织女工的游戏	(1)
第二章 高能物理篇:Σ 粒子与鱼形太极	(8)
藏钩射复的 Σ 粒子	(8)
天巧原本自如	(12)
文章之极处	(16)
第三章 《周易篇》:月亮与手指	(21)
元亨利贞	(21)
应是绿肥红瘦	(25)
《雒书》之我见	(31)
第四章 天体物理篇:	(38)
我欲因之梦辽阔	(42)
第五章 医学篇:人身乃一小天地	(46)
探赜索隐	(46)

通则不痛	(53)
第六章 经济篇:芝麻,开门吧	(62)
路漫漫其迷茫兮	(63)
应运而生	(65)
且将新火试新茶	(69)
第七章 数学篇:一块等待霸主的新大陆	(75)
上帝启示录	(75)
笛卡尔致命的脚踵	(79)
胜于庙堂,不于疆场	(83)
第八章 哲学篇:今日方知我是我	(88)
道可道,非常道	(88)
名可名,非常名	(90)
不识真我	(94)
第九章 六维篇:懒人的沉思:最少要多少维 …	(101)
屠巨系统之牛	(101)
上下前后左右加数轴	(104)
六维坐标卦位与点的位置表示法	(106)

六维坐标的规矩绳墨	(108)
六维坐标的倍增特性与五行	(110)
第十章 展望篇:请重新审视我们这个世界	(112)
张开幻想的翅膀	(112)
偶然与必然	(119)
崎岖山道上的里程碑	(121)
第十一章 探索篇:上帝不是在玩骰子	(128)
十字大交叉	(128)
杞人忧天倾	(137)
第十二章 《河》《雒》篇:射万古之谜	(147)
天垂象,见吉凶	(148)
可怜父母心	(157)
第十三章 预警篇:扼住命运的咽喉	(164)
欲说还休	(172)
非凡的谶语	(179)
第十四章 宣战篇:物理的应战	(187)
夸克的“真空”状态和十二对强子与轻子	(187)

十字架星云	(192)
暗物质-草色遥看近却无	(194)
第十五章 证明篇:核乳胶的证明	(197)
《雒书》的投影角与核裂变	(197)
核乳胶的证明	(208)
第十六章 发现篇:请你一起来预测下次的大地震	(211)
第十七章 实验篇:预测地震进行时	(257)
第十八章 无穷篇:谁主沉浮	(322)
生生之谓易	(323)
探索正未有穷期	(327)

第一章 开场篇:纺织女工的游戏

混沌的大千世界变幻无穷,五彩缤纷的色;百音杂陈的声;酸甜苦辣的味;喜怒哀乐的情;这些无形无体的状态,同那些有形有体的物质,构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空间,它们相辅相成,融为一气,呈现出不尽的魅力与奥秘。

这美妙和谐的一切出自谁之匠心?

过去未来靠上帝掷骰子而定?还是依前生来世因缘轮回而行?

地球是有生命的,那么它会不会死亡?它的正寝之日又在何年何月?

可怜的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永远无法中止他那苦苦执着的追求与永无止境的好奇。

倘若能建立起一个直观的结构模型,使这经纬万端的奇幻天地能被预测、计算,找出最佳求解方案,这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外无数科学家们奋斗的目标。

它能实现吗?它有价值吗?……

这也许本不是一个纺织女工该涉足的领域,这个神圣的问题,也许是一颗属于伊甸园树上的仙果,是属于上帝的,人类只能看守,不允许品尝。

我在纺织行业懵懵懂懂地度过了全部青春年华,以至于后来的每一步,几乎都深深的打上了它的烙印。

凡是在纺织厂待过的人大多都有这样的体会:每天从早忙到晚,在一个急速旋律里紧张的工作着,直到累得精疲力竭,还不知道都忙了些什么?

这是因为纺织厂的生产工艺,主要采用流水操作的方式,对大数的工人来说,既看不到产品的开头,也看不到产品的结束。

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由许多台二十四小时日夜飞转的机器组成,一个工人要看管许多台机器,每个人又都属于这些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部件”,无论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哪怕是成千上万根纱线中断了一根细微的纱头,机器也会停下来,许多人得赶快配合着去处理它,使机器重新转动起来,绝不能让“水流”在你这儿堵起来。

有时候各种原因使机器停多了,真叫人手足无措,不知该后处理谁,先处理谁好,一些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的还是小姑娘级别的年轻女工,往往会急得哭起来。

纺织厂女工在挡车巡回中遇到的问题,在企业管理中属于运筹学的范围。

记得当年把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华罗庚大师,(公元1910-1985)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事情,在1970年前后,提出了优选法、统筹法,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到各地借调技术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他亲自带领小分队,拖着小儿麻痹症给遗留下来的麻烦腿脚,拄着个拐棍一瘸一瘸的去全国各地推广“双法”,先后到过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工厂、矿山、农村进行工作和讲课,讲课的课堂甚至是能容纳几千人的体育馆,不然坐不下那么多前来听课的人;华先生用一张小纸条进行折叠,来讲解他的0.618优选法,使在座的人都觉得:啊!科学原来也是很好懂的么!

从1972年开始,全国各地推广“双法”的群众运动持续了十余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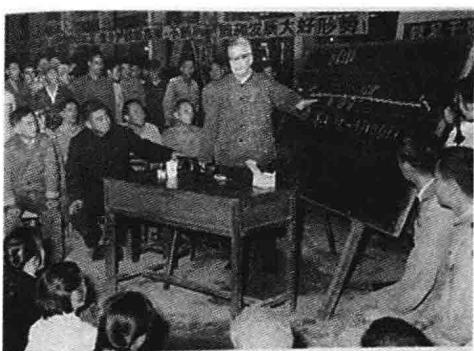


织布车间

所在的纺织厂也是华罗庚布的一个点,厂里有个技术员被借调到小分队去了,后来她常常眉飞色舞的向大家谈起这段难忘的经历。

这是中国科学史上对复杂性系统探索所进行大规模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早期发展进程,也是世界科学史上前无古人,到目前为止还是“后无来者”的一个伟大壮举,这位科学先锋所创建的《优选法》至今还在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智慧的光芒。

这张从互联网上找到的照片右下角的一行小字是:1974年冬华罗庚在广西深入车间讲解优选法。



1974年冬华罗庚在广西深入车间讲解优选法

华罗庚

可能是在这种环境中长期搞技术工作的影响,使我产生一种欲望,希望有一种新的分析事物的“工具”,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到最高的效率,来迅速对付手边大批杂乱无序的各种问题,科技的、经济的和社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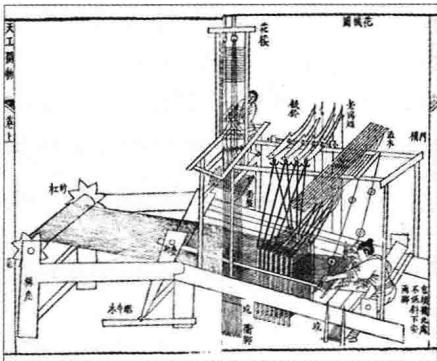
当我刚刚有机会从那个飞转的节奏里脱身出来,有一个属于自己思考的空间时,便不由自主的开始追逐这个梦想。

我考虑问题的思路,也像那种不称职的家庭妇女,想尽量省事、从简,或者直说就算是偷懒吧!当然效果还必须说得过去,最好是上乘的。

我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坐标,来供分析各类交错混杂的烦心问题时使用。

我管它叫六维坐标,因为使用它时必须像织布机那样:左右投梭、上下开口、前后打纬;至少得同时考虑六个相互关联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完成一个最基本的系统组织结构。

这种基本结构在纺织术语中叫“平纹组织”,是由经纬线交织而成



古代织布机

不理会三维空间坐标是怎么去高谈阔论的！

无论多么绚烂的五彩织锦，都是在这种平纹组织基础上变化得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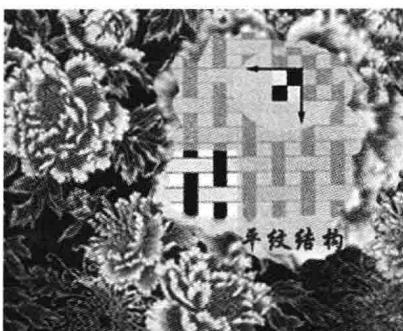
以天、地、东、南、西、北六维坐标定出周围环境系统；以上、下、前、后、左、右六维坐标定出自身标准系统，用标准坐标去对应环境坐标，生灵们才能找回居住的巢穴，在世界各地的语系里，都拥有“天地东南西北，上下前后左右”这十二个字不同的发音和共同的内涵。

大自然在人们的标识中，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本身已是抽象的假设，不需要再加什么负东方，虚西方之类的概念。

六维坐标是为全面的非局部的考虑整个具体系统而设立的，在六维空间中，某个面不属于另一面的负延续，而是其必不可少的统一结构体，如：地不是天的负延续，南极不是北极的负延续，左旋不是右旋的负延续，没有“上”便无“下”可

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细平布，就是无数个由这种“平纹组织”构成，平纹布是一种将六个空间基本动作转化成二维形态表示出来的典型。

从远古时代的织布机到现代化的织布机，始终固执地保持着左右投梭、上下开口、前后打纬的这六个空间基本动作，万古不变的反复重复着，丝毫



无论多么绚烂的五彩织锦，
都是由平纹组织变化得来的。

图零 平纹组织结构

言，没有“前”便无“后”可言。

正和负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都必须以对方的同时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互为条件，这种互为依存的现象，是自然界统一和谐的整体，不可片面或强行割裂开来看。

因为当初上的是工农兵大学，学习中提倡打破旧的教育模式，要敢想敢干，创新立意，所以在大学里搞毕业设计时，我们十几个同学要求不按老师布置的课题搞设计，要自主命题，搞一个追赶潮流的“时髦课题”——织布机的电子开口设计，经过一番“斗争”和实际调研，学校同意了同学们的要求，给了经费，并选派了最棒的专业老师和两个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工人师傅，带我们一起搞设计。

这个课题的目的，就是想设计一种从理论上能够简化织布机的六个动作，得到高效、简约生产效益的工艺和新型机器，这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许多科技人都在努力奋斗的事情，这次毕业设计的结局，当然是以无果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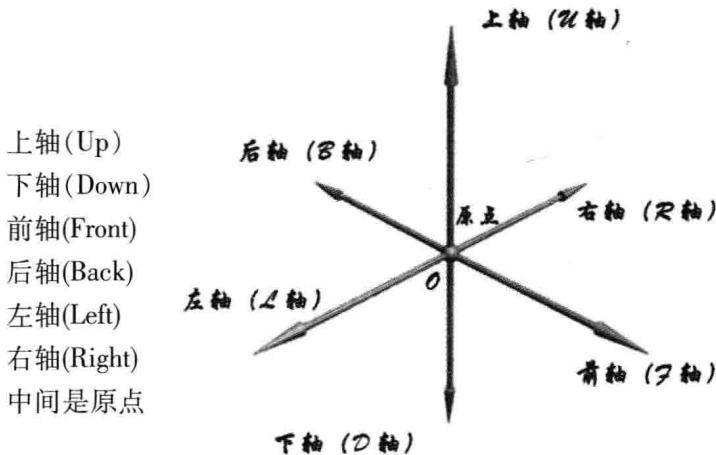
虽然现在针织的电子提花已不是什么高端技术了，可是有六个基本动作的织布机，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二十多年后，当在苦苦为六维空间体系寻找理论根据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其实我们当时同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众多傻瓜们一样，不是在利用自然规律进行创新，而是在做一件想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不过按照三维空间坐标的理论，它是能够实现的，此刻谁都不会意识到，正是这次“原始级”课题的失败，孕育了以后六维空间坐标体系的诞生。

我所在的大学里的数学老师是很棒的，可惜我学的并不好，拼命学到的一点点，也多数还给老师了；对于哲学，我始终都搞不清楚它到底搞清楚了些什么？

还是很怀念那个纯洁的时代，师生们都诚心诚意的为实现一个理论设想，而不是“为教授老板打工”去搞课题，否则的话你们今天就看不到这本书啦！

看看我的六维坐标是怎样设计的：



图一 坐标设计

同三维坐标比起来，六维坐标的参考因素虽然增加了一倍，可是答案增加了八倍，如果仅用三个参数在一个坐标中描述某个动点是简便的，但是要描述一个系统的基本状态，三维坐标就显得没那么容易了。

出于提高用坐标分析问题的需要，凭着我的常识和直觉，没费多少劲就把六维坐标设计出来了，它的外观那样简单，与三维坐标又很相似，以至于一些很有学问的人不屑一顾的讥讽道：“出什么洋相，这只不过是三维坐标拉拉长而已！”

比起设计六维坐标来，为了给六维坐标取得合法地位，确实伤透了脑筋，尤其是它生不逢时的出现在一个“创新必需要有创收”（转义成必需马上要见到现金）和搞权术胜过搞学术的环境里，这样的状况不仅耗费了我大量不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薪水，还使研究工作举步维艰，我常常会听到一些好心的人出于善良而残酷地安慰我：“历史上有很多正确的东西，往往都是由少数几个人先搞起来，但是要在几百年以后才会被人接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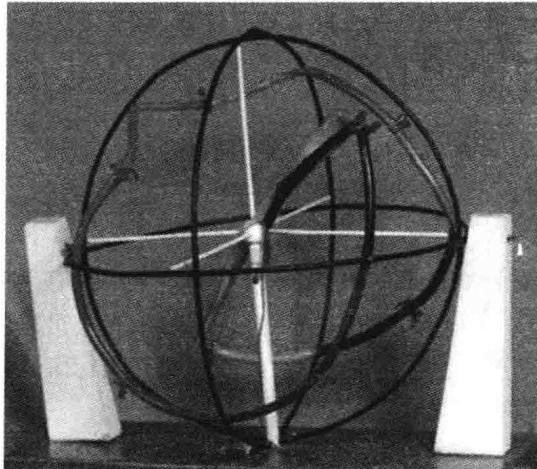
“是啊！”我无奈的认同着，“是要做好等到那一天的准备啊！”比起几百年前的先祖，我很庆幸自己今天不会有架在柴火堆上去被烧烤的光荣与危险。

不管怎么说，在我有生之年里，首先必需从实践上证明它“好用”，其次再从理论上证明它正确。

我想，原始人在抓起一块石头掷向奔驰的野鹿时，一定不会先计算好了石头的抛物线轨迹和飞行速度，决不像现在使用洲际导弹那样麻烦！

不过这些麻烦，反倒磨练了我本不善于用文字和语言来理性的表达思想的习惯。

新坐标设计出来后，觉得很好用，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却是始料不及的，我未曾料到从此会一个跟头跌进了一个神奇变幻的鱼形太极世界，当我从太极旋涡中抬起头来，仔细打量这一切时，才严肃的认识到，就人类现在对自然界已拥有的全部知识而言，面对眼前的这些分析结果，迫使我们不得不沿着历史，上溯到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前，从头思索一遍。



照片1—六维空间坐标体系模型(洪雷制作)

第二章 高能物理篇: Σ 粒子与鱼形太极

我未曾料到从此会一个跟头跌进太极的天地里去,当我从太极旋涡中抬起头来,所发现的一切,不得不令绝大多数人目瞪口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人类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这个世界。

藏钩射复的 Σ 粒子

能纳入六维坐标中分析的例子很多,我决定先从自然科学领域的经典例子入手,这样说服力会大一些。

最理想的物色对象当然是粒子结构,它们有六种夸克,八重状态,这些参数仿佛天生为六维坐标准备的,在新的坐标系下,它们会比原先的描述要更为直观和清楚些。

我从书架上找出一本普通大学参考读物,这是美国Addison—Wesleg出版公司1975年的第五版《大学物理学》,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书里所示的一些基本粒子以及粒子对称性的一张图表和所提供的数据,是具有一定权威性地,我挑选了数据较完备的 Σ 粒子作为例题。

高能物理对基本粒子的研究,是当代物理学中最有生命力,最有意义,也是最基本的领域,通过对它构造的认识,人类可以了解世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构成的,如果能用它成功的把新坐标解释得通,就算取得了第一个“好用”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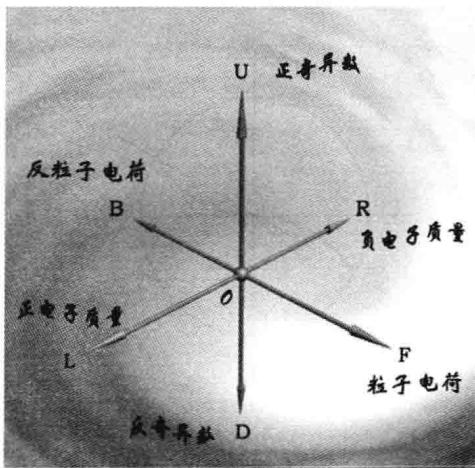
分析是这样进行的,在六维坐标系中, Σ 粒子的重心放在坐标的原点上,各维轴表示意思如下:(见图二)

上轴(U轴)——正奇异数；
 下轴(D轴)——反奇异数；
 前轴(F轴)——粒子电荷；
 后轴(B轴)——反粒子电荷；
 左轴(L轴)——正电子质量；
 右轴(R轴)——负电子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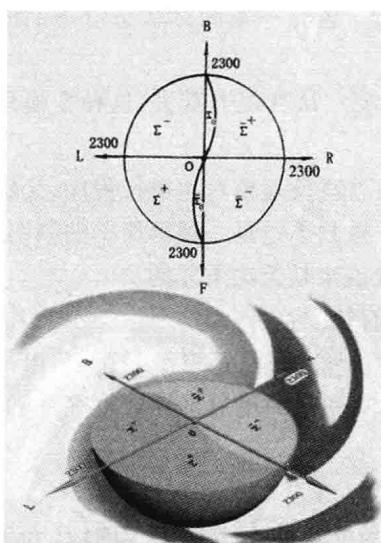
先做 F、B、L、R 原点 O 的水平轴截面视图(见图三)：

我们可以意外的发现，它与中国古代一个叫太极图的形状十分相似，只是太极

图中黑白两个圆点不知是什么意思？据说是表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历史学家把它们解释为鱼眼珠子，认为这是一种鱼图腾的表现手法。



图二 奇异数分布图



图三 粒子截面图

再做 Σ 粒子在六维坐标系下的立体图形：

这是分成两个相互环抱着的体积，它们在六维坐标系的八个卦位中按左旋方向不停的周游遍历。(见图四)

问题出现了！

这里 Σ 粒子在六维坐标系中立体形态的二维投影，当中一条 Σ_0 的中子轨迹线，竟然会同做水平轴截面所获得的轨迹线一样，只不过变换了个角度，这种特殊现象在我的常识中只有两个体积是这样的：一个是球体，球体积的二维投影与球